

第一章 遷宮

虛夜宮的牆，補到第十七回，終於不補了。

不是補不動，是補了也沒用。

二十五年前，這座破宮裏只有五個人，一個孩子，一口鍋；如今，花名冊上寫著一百一十七個名字。殘牆圍著的那一小片院子，早就塞不下了：廊下睡著人，灶房裏睡著人，連屋頂上都曬著一排黑鱗閃亮的蛟族，一個個懶洋洋地盤成圈，像一串剛出水的黑玉。

「宮主。」

清晨，玄章捧著名冊，站在院子中央，推了推眼鏡，面無表情。

「說。」

「今日點卯，實到一百一十六人。」

「缺了誰？」

「蘇硯。」

「又在書堆裏睡著了？」

「是。」玄章翻過一頁，「他昨夜說要『借宿書房，只看一頁』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，」玄章平靜地陳述，「他把書房裏三百六十卷書，全看了一遍。」

屋頂上，墨姬翻了個身，懶洋洋地補了一句：「還順手把我藏的酒喝了。」

廊柱後，厲飛揚抱著一根比他腰還粗的房樑，一字一頓：

「房，樑，又，斷，了。」

院角，一頭膘肥體壯的羊，悠哉悠哉地啃著牆根的野草。牠叫小星，已經是虛夜宮第三十七頭羊，也是活得最久的一頭。

棺魂舜蹲在簷下，端著一碗稀粥，看著這一院子的光景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「宮主，」三十四歲的青燈從灶房探出頭，個子已經躡得比他還高，臉上卻還帶著當年那股愁眉苦臉的勁兒，「灶房的頂，今早塌了半邊。」

「通風。」

「宮主，您十年前就說通風。」

「如今更通風了。」

青燈默默縮了回去。

「這宮，」那天夜裏，棺魂舜一個人坐在院中的石階上，仰頭望著那條暗金之河，輕聲自語，「是該換個地方了。」

「才發現？」

一道清冷的聲音，從牆頭落下。

銀髮的少年，披著一件玄色斗篷，蹲在殘牆上，腳邊放著一隻不起眼的布包。他看起來像是剛從哪個宴席上溜出來，衣襟上還沾著一點星砂。

「路過？」棺魂舜頭也不抬。

「巡邊。」

「你上個月說，是路過。」

「這個月，」蒼瀾從牆頭跳下，面不改色，「是巡邊。」

他把布包往石階上一放，在三尺外坐下，抱著膝，望著同一片天。

兩人並肩坐著，誰也沒說話。

過了許久，蒼瀾才悶悶開口：

「你們那個灶房，我老遠就看見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整個頂都沒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知不知道，」蒼瀾皺眉，「這種天氣下，會下雪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那你還讓青燈睡在灶房？」

「他說那裏暖和。」

「暖個鬼！」蒼瀾咬牙，「我下個月，叫人送一批木料——」

「不必。」

「這不是送，是——」

「是廢料。」棺魂舜含笑，「我知道。」

蒼瀾：「……」

「星君的廢料，」棺魂舜側過頭，「通常是三百年的星紋靈木。」

「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上回你送的『廢鐵』，」棺魂舜慢條斯理，「被厲飛揚打成了斧頭。」

蒼瀾別開臉，耳尖微紅。

「那、那是真的不要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不要這種表情！」

「在下什麼表情也沒有。」

「你在笑！」

「在下沒有。」

蒼瀾憋了半天，終於拎起腳邊的布包，往他懷裏一塞：

「給你。」

棺魂舜打開，裏面是一捲泛黃的舊圖。

「這是？」

「我翻了星殞閣的舊藏，」蒼瀾別著臉，聲音含糊，「找到一張墨夜秘境的古圖。上面畫著一個地方，叫……夜幕深淵。」

棺魂舜的指尖，微微一頓。

「在夜髓脈的最深處，」蒼瀾說，「傳說，那條暗金之河，就是從那裏流出來的。」

三日後。

一支隊伍，沿著夜髓脈的岩壁，緩緩向地底深處走去。

打頭的是蘇硯，頂著兩團青黑的眼圈，一手舉著火把，一手捧著那張古圖，嘴裏念念有詞：「左三，右二，第七根石柱下面，有一道暗門——」

「有暗門？」墨姬倒掛在他身後的石壁上。

「古圖是這麼說的。」

「這圖是你從星殞閣的書裏翻出來的？」

「是蒼……」蘇硯險些說漏嘴，趕緊閉嘴，改口，「是我自己找到的！」

「是麼。」墨姬涼涼道。

「是！」

隊伍的末尾，棺魂舜提著一盞紙燈籠，慢慢走著。

燈籠裏，燃著那盞自他在墨夜秘境得到殘書那夜便點起的長明燈。他走到哪裏，這盞燈便跟到哪裏，從不離身。

燈芯細如髮絲，火光微弱，卻在黑暗中，穩穩地亮著。

「宮主。」厲飛揚走在他身側，一字一頓，「到了。」

前方，蘇硯猛地停步。

石壁上，一道極細的暗縫，隨著他的指尖觸及，無聲地向兩側分開。

一股浩蕩的、古老的風，從縫隙裏湧出來。

夜幕深淵。

那是一座巨大到令人失語的地下天穹。

穹頂高不見頂，沒有岩石，沒有土壤，只有一片深不見底的、純粹的黑。黑中，無數顆暗金色的光點，如星砂般靜靜浮著。

而在這片黑暗的天穹之下，是一片懸浮於虛空之中的廢墟。

殘破的石柱，斷裂的飛簷，傾頹的高臺，一座接一座，如同島嶼般漂在黑暗裏，彼此之間，以無數纖細的石橋相連。每一座島嶼之上，都殘存

著古老的建築輪廓，雖然傾頹，卻依稀可見當年的恢宏。

一條暗金色的河，從最深處的一座高台下緩緩流出，蜿蜒穿過整座廢墟，匯入遠方的黑暗。

河水無聲，卻像一首很古老、很溫柔的歌。

所有人都停下了腳步。

墨姬倒掛在石壁上，忘了動。

玄章推著眼鏡的手，停在半空。

連一向沉默的厲飛揚，也張著嘴，說不出話。

「這……」蘇硯喃喃，「這是……」

棺魂舜沒有說話。

他提著燈籠，一步一步，走到最前面，站在那座漂浮的石橋橋頭。

那一刻，他左手那卷古書，忽然自己翻開了一頁。

書頁間，暗金的光，輕輕亮起，與深淵裏無數的光點遙相呼應。

燈籠裏的長明燈，火焰猛地一竄，竄起三尺，又緩緩落下，恢復成原來的模樣。

像是一個漂泊了很久的人，終於回到了一個，似曾相識的地方。

棺魂舜低下頭，看著手裏的燈。

「這裏，」他輕聲說，「是在等我們。」

此後三年，是虛夜宮最忙的三年。

厲飛揚赤著臂膀，一個人扛起了所有最重的活：搬石、架橋、立柱。他那條由夜髓重生的右臂，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，漸漸練出了一層暗金的紋路。

墨姬從蛟族各部召來了三百名工匠，黑鱗閃閃的壯漢們趴在石橋上，一邊嚷著號子，一邊把整座廢墟的碎石，一塊一塊地拼回原位。

玄章拿著一支筆，一捲紙，站在島嶼中央，一個一個地劃分區域：「這裏，居所。這裏，庫房。這裏，演武。這裏，議事——蘇硯，你的書房不許挨著廚房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你會把書泡進湯裏。」

「那是意外！」

「去年也是意外。」

蘇硯悻悻地閉了嘴，轉身鑽進一堆石碑裏，開始破譯那些古老的銘文。他發現，每一塊石碑上的紋路，竟都是一座大陣的一部分；只要他把它們按對的順序擺好，整座深淵，就會自動亮起防護的光。

「這地方，」他興奮得語無倫次，「這地方以前，一定是一座……一座……」

「一座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蘇硯抱著石碑，眼睛亮得像兩盞燈，「但一定是很了不起的地方！」

棺魂舜坐在高處的一塊斷柱上，看著這一切，微微地笑著。

青燈提著那口星鐵鍋，吭哧吭哧地爬上來，滿臉汗：「宮主，湯好了。」

「辛苦。」

「宮主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這口鍋，」青燈看著手裏銀光閃閃的鍋，小聲說，「從破宮帶過來，一路沒壞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以後，」青燈撓撓頭，「還要繼續用嗎？」

棺魂舜接過湯碗，吹了吹熱氣。

「用。」他說，「一直用。」

遷宮的那一日，下起了雪。

所有人都已經先過去了，只有棺魂舜，一個人，最後一個走出破宮。

他在那塊斜斜掛著的木牌前，停了很久。

「虛夜宮」三個字，墨跡早已褪色，邊角也被雨水蝕出了毛邊。木牌底下，那行歪歪扭扭的小字還在：

「閒人免進，賒賬免談。」

他伸手，將它輕輕摘了下來，捧在懷裏。

殘牆之間，風捲著雪片，在空蕩蕩的院子裏打著旋。灶房的頂，塌得更徹底了；廊下的石階上，還留著幾個不知哪年哪月的腳印。

二十五年。

他在這裏，從一個窮書生，變成了一座宮的主人。

他在這裏，遇見了墨姬、厲飛揚、玄章、蘇硯、青燈。

他在這裏，被人打到癱在廢墟裏，又在這裏，被人一巴掌拍在後腦勺上罵「蠢書生」。

他站著，很久。

然後，他對著這片殘垣，鄭重地，躬身一禮。

「多謝。」

風聲嗚咽。

遠處，一頭羊「咩」地叫了一聲，慢悠悠地從牆角踱出來，站在他腳邊。

「小星。」棺魂舜低頭，無奈地笑了，「你也要去？」

羊又「咩」了一聲。

棺魂舜提起紙燈籠，一手捧著木牌，轉身，向深淵的方向走去。

雪地裏，留下一人一羊的腳印。

深夜。

新宮裏的第一盞燈，點在最大的那座島嶼上。

那是一座剛剛拼回輪廓的殿堂，四壁還空著，窗還沒有糊紙，屋頂只蓋了一半。可殿中央，已經擺好了一張素色的軟榻，榻邊有一個石架，架上，放著那盞自破宮一路捧來的長明燈。

燈芯細如髮絲，火光微弱，卻不滅。

棺魂舜坐在榻邊，看著燈，一動不動。

「喂。」

一個聲音，從還沒封頂的屋樑上，悠悠落下。

他抬頭。

屋樑上蹲著一個銀髮的少年，披著玄色斗篷，一手撐著下巴，居高臨下地，打量著這座還沒蓋好的殿。

「路過？」棺魂舜問。

「巡邊。」

「這裏距離邊界，」棺魂舜提醒，「有三千里。」

「那是我路痴。」

「是麼。」

蒼瀾一躍而下，落在他身側，環顧四周，嘴角抽了抽。

「這地方，」他評價，「比星殞閣的茅房大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「也比星殞閣的茅房，」蒼瀾補了一句，「破。」

「在下知道。」

「但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蒼瀾沉默了一會兒，目光落在那盞長明燈上，聲音忽然輕了下來：

「這裏，很像你。」

棺魂舜微微一怔。

「安靜，」蒼瀾說，「很深，很大，有點空，有點冷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但是點著燈。」

他說完，似乎覺得太肉麻，耳尖紅了，連忙別開臉。

棺魂舜看著他，笑了。

那笑意從唇邊漾開，眼尾彎起，帶著一點溫軟。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什麼？」

「星殞閣，」棺魂舜輕聲問，「像你嗎？」

蒼瀾愣了愣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低低地說：

「像我父親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所以，我才跑出來。」

窗外，雪還在下。

長明燈靜靜地亮著，映出兩道並肩而坐的影子。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這裏，」棺魂舜看著燈，聲音很輕，「你隨時可以來。」

蒼瀾沒有回答。

只是肩膀，微微靠了過去，輕輕抵住了他的肩。

這一夜，夜幕深淵的黑暗裏，亮起了第一盞燈。

暗金色的河，無聲地流過新宮的腳下。

遠處的石橋上，一頭羊，悠哉悠哉地，啃著不知從哪裏長出來的一叢草。

第二章 盟會初席

九域盟會，十載一度。

這一屆，在靈樞天淵之外的議事殿舉行。殿是白玉砌的，穹頂鑲著七百二十顆星砂，一入殿，便覺清氣撲面，連呼吸都帶著三分肅穆。殿中設座九十九席，按勢力強弱，由高至低，一圈一圈圍成階梯。

最上首的一圈，坐著星殞閣。

次一圈，無涯劍閣、萬象商盟。再下一圈，青冥丹宗、天工閣、百獸山、九幽鬼市、風雷谷、寒淵書院。

再往下，是各大小宗門的末席。

而在末席的末席，緊挨著茶爐的位置，擺著一張嶄新的、窄小的、看起來有點尷尬的蒲團。

蒲團前的木牌上，寫著三個字：

「虛夜宮」。

「宮主。」

玄章站在蒲團旁，面無表情，推了推眼鏡。

「嗯。」

「這個位置，」他一字一頓，「挨著茶爐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錢盟主的意思是，」玄章看了一眼上首那個笑瞇瞇的圓臉老者，「新入盟者，不論宗門大小，皆由抽籤定座。」

「抽到的是？」

「最後一個。」

「那就是最後一個。」

「宮主，」玄章低聲道，「茶爐的火，是旺的。」

「天氣冷，」棺魂舜坐下，順手拍了拍蒲團上的灰，「暖和。」

玄章：「……」

他默默站到棺魂舜身後，決定不再評論。

殿中，人聲漸沸。

星殞閣一席，銀袍如雪。為首的是一位約莫四旬的男子，身形高挑，銀髮垂肩，神色冷淡如冰。他端坐不動，眼瞼低垂，彷彿殿中這些喧鬧，與他全無關係。

那是星殞閣老閣主，八神一族嫡系，蒼瀾的父親。

他的身側，坐著蒼瀾。

少年穿著一襲繡滿星砂的藍白神袍，銀髮高束，神情倨傲，一副「本少閣主誰也不放在眼裏」的模樣，目光掃過殿中，在掠過茶爐旁那張小小的蒲團時，停也沒停。

星河道人坐在他們身後，捧著茶盞，似笑非笑，用目光在兩個方向間來回看了幾遍，默默低頭喝茶。

「諸位。」

錢通天站起身，圓臉上笑意盈盈，拱了拱手。

這位萬象商盟的盟主，彼時不過渡劫後期，卻已是九域盟會上最圓滑的人物。

「今日，有一樁新事，需諸位共議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風雷谷谷主雷震嶽粗聲粗氣。

「有一座新宮，」錢通天含笑，「請入盟。」

殿中一靜。

所有的目光，慢慢轉向角落裏那張小蒲團。

「虛夜宮？」天璣子捋著鬍子，慢吞吞開口，「就是那座，在墨夜秘境，起了一座破宮的……書生宮？」

這位星殞閣執星堂的長老，彼時剛過一千歲，一身灰袍，面容嚴肅，一板一眼。

「正是。」

「按盟會公約，」天璣子一字一頓，「新宮入盟，需滿足三條：其一，宮眾三百；其二，涅槃境強者一人；其三，守界實績一件。」

「虛夜宮現有宮眾，」錢通天笑道，「四百八十二人。」

「涅槃境呢？」

「宮主棺魂舜，涅槃初期。」

殿中一陣小小的騷動。

「涅槃初期？」雷震嶽瞪眼，「他才多大？一百五十歲？」

「一百二十八。」棺魂舜坐在角落，客氣地欠了欠身，「蒙諸位抬愛。」

「……」

殿中，有人倒吸一口氣。

百餘歲的涅槃，在小靈界，除了星殞閣的少閣主、無涯劍閣的那位，幾乎沒有第三人。

「那，守界實績呢？」天璣子面不改色。

錢通天笑瞇瞇地看向棺魂舜。

棺魂舜站起身，向上首一揖。

「在下以為，」他溫聲開口，「有一件。」

「落霞城。」

玄章展開卷軸，朗聲念道：

「數年前，九州靈朝西南落霞城，邪域黑蝕首度滲入小靈界，全城三十萬凡人，被黑蝕所控。時虛夜宮主棺魂舜，率宮中弟子三人，入城，以夜覆蝕，解救全城。」

殿中，一片寂靜。

「此事，」玄章抬頭，「有城主手書、九州靈朝官印、倖存百姓名冊三萬六千份為證。」

天璣子沉默了一息，緩緩開口：

「老夫記得，落霞城一事。」

「天璣長老明鑒。」

「當日，星殞閣少閣主，亦在場。」

殿中，一時間所有人都轉頭，看向銀髮的少年。

蒼瀾面無表情地坐著，連眼皮都沒抬一下。

「少閣主，」天璣子問，「落霞城一事，是否屬實？」

蒼瀾緩緩抬眼。

那雙星眸，淡淡掃過殿中，掠過角落裏的青衫書生，神色疏離而傲慢，像是在看一件，與己無關的物件。

「屬實。」

「那，是誰解的蝕？」

「是本少閣主封的城。」蒼瀾慢條斯理，「他，入的城。」

殿中，有人低低「哦」了一聲。

「如此說來，」天璣子順著話頭，「虛夜宮不過是趁——」

「長老。」

蒼瀾打斷了他。

「落霞城的黑蝕，」他慢悠悠地說，「本少閣主的星箭，打不穿。」

殿中，一靜。

少年閣主當著九域之眾，親口承認自己的不足，這是前所未有的事。

天璣子愕然：「少閣主——」

「本少閣主封了城，」蒼瀾的聲音一如既往地高傲，「他進了城，吃了黑蝕，吐了三天血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是事實。」

殿中，安靜得連呼吸聲都能聽見。

蒼瀾轉過頭，終於看向角落裏的人，唇角彎起一個極薄的、極不客氣的弧度：

「雖然他為人，本少閣主很不喜歡。」

棺魂舜抬起眼，溫和地回敬：

「彼此彼此。」

「但，」蒼瀾頓了頓，下頷抬得更高，「他救的是本少閣主想救的人。」

殿中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
星河道人手中的茶盞，輕輕一抖。

上首，老閣主一直低垂的眼瞼，微不可察地，抬了起來。

那是一道很淡的目光。

像一面深潭的水，無聲地漫過殿堂，掠過蒼瀾緊繃的側臉，最後，落在了角落裏那個青衫書生身上。

棺魂舜感覺到了。

他微微抬眼，與那道目光，在空中相接。

那一瞬，他的心頭，輕輕一緊。

那是一位長輩的眼睛，深沉，疲倦，彷彿看過太多太多的歲月，眼底卻有一種極其複雜的光，不是敵意，不是審視，甚至不是輕蔑。

而像是，在看一件，他等了很久的東西。

老閣主看了他三息。

然後，他緩緩開口，聲音低沉而平靜：

「瀾兒。」

「父親。」

「坐下。」

蒼瀾一怔，這才發現自己不知何時已半站了起來。他連忙坐回，耳尖微紅。

老閣主沒有再看兒子。

他的目光，仍落在棺魂舜身上，語氣淡淡的：

「年輕人。」

棺魂舜起身，拱手：「晚輩在。」

「你的夜，」老閣主說，「很安靜。」

殿中，不少人面露疑惑。

唯有星河道人，捧著茶盞的手，微微一頓。

棺魂舜低頭，溫聲道：

「前輩過獎。」

老閣主沒有再說話，只是輕輕頷首，閉上了眼。

「星殞閣，」他淡淡吐出幾個字，「不反對。」

天璣子愕然：「閣主——」

「不反對。」

殿中，一片寂然。

錢通天眼珠一轉，笑瞇瞇地一拍手：

「既然星殞閣不反對，諸位意下如何？」

「無涯劍閣，」一個清冷的聲音響起，「也不反對。」

說話的是一個坐在無涯劍閣席位末尾的白衣少年，約莫一百六十歲上下，抱劍而坐，面容冷峻，眼睛都沒抬。

殷無涯。

殿中，眾人面面相覷。

「風雷谷……」雷震嶽抓抓頭，「老子沒意見。」

「青冥丹宗，贊成。」

「天工閣，贊成。」

「寒淵書院，」顧明遠笑呵呵地撫著鬍子，高聲道，「老夫第一個贊成！」

一票接一票，如潮水般湧起。

最終，九十九席之中，竟只有三席反對，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宗門。

錢通天笑得更歡了：

「那麼，虛夜宮入盟一事，就此議定。」

玄章在棺魂舜身後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眼底隱隱發紅。

棺魂舜向全殿鄭重行了一禮。

「多謝諸位。」

「別謝得太早。」錢通天笑瞇瞇，「還有一件事。」

「請講。」

「座位。」

棺魂舜：「……」

「你，」錢通天指了指角落裏那張小蒲團，「抽到的是最末席。」

「在下知道。」

「茶爐，」錢通天補充，「火旺。」

「在下，」棺魂舜認真地說，「很喜歡。」

殿中，爆出一陣善意的哄笑。

盟會散後，已是黃昏。

棺魂舜走出議事殿，沿著白玉長階緩緩而下，玄章在他身後半步，捧著卷軸，臉上的表情說不上是喜是憂。

「宮主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方才，星君在殿上，」玄章謹慎地措辭，「說了那番話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他不是向來——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為什麼——」

棺魂舜停下腳步，回頭，看了一眼殿門的方向。

夕陽如血，將白玉階染成一片金紅。殿門口，一個銀袍少年正被一群長老簇擁著往外走，高昂著下巴，一副誰也不理的模式。

他的目光，在人群的縫隙間，極快地，向這邊掃了一眼。

只一眼。

隨後又冷冷移開。

棺魂舜輕輕笑了。

「玄章先生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世上有些話，」他緩緩道，「說得最重的人，往往是說得最認真的。」

玄章：「……」

他似懂非懂，推了推眼鏡，決定回去查查宮規裏有沒有相關條款。

長階盡頭，一道白衣身影，抱劍而立。

殷無涯。

他靠在階旁的石獅旁，面容冷峻，看見棺魂舜走近，才微微抬眼。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殷兄。」

「你的夜，」殷無涯開門見山，「我看過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少年榜上，你偷襲我。」

「是蒼瀾先——」

「我不管誰先。」殷無涯面無表情，「下回，單打。」

棺魂舜誠懇地想了想：

「殷兄，在下打不過你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……」

「所以，」殷無涯一字一頓，「才說下回。」

棺魂舜：「……」

殷無涯轉身，白衣在風裏獵獵作響，走出幾步，又頓住，沒有回頭：

「三年後，你若能到神遊後期，我陪你打。」

「若在下到不了？」

「那就再等三年。」

他走了。

棺魂舜站在原地，望著那道孤傲的背影，過了很久，才低低笑出聲來。

「這人，」他自語，「倒是個好人。」

當夜，議事殿外的茶爐旁。

一個小廝悄悄走到棺魂舜的蒲團邊，放下一個青瓷小盞，躬身行禮，一句話不說，匆匆退去。

棺魂舜低頭。

盞中是一盞熱茶，茶色清透，飄著幾點碎碎的、銀白色的光屑。

是星砂茶。

他端起來，輕輕啜了一口，眉梢微微揚起。

有點燙，有點苦，尾韻卻帶著一絲極淡的、幾乎察覺不到的甜。

他放下茶盞，看向殿外的夜色。

廊柱的陰影裏，一抹銀白的衣角，一閃而逝。

他低頭，看著盞底，那裏，不知何時被指尖刻了一行極小的字：

「末席，也不錯。——別得意。」

他看了很久。

然後，把茶一飲而盡，將那隻青瓷盞，小心翼翼地收進了袖裏。

第三章 宮名

入盟之後第二年，夜幕深淵終於有了一座宮的模樣。

懸浮於虛空的島嶼，被石橋一座座連起來，每一座都立起了殿宇：飛簷高翹，石柱如林，屋頂覆著暗金色的瓦，在黑暗的天穹下，泛著溫潤的光。暗金之河從最深處的高台下緩緩流出，穿過整座宮闕，像一條繞著房屋的、安靜的溪。

殿門前，缺一塊匾。

那一日，棺魂舜把所有人都叫到了最高的那座島上。

島的中央，是一座圓形的石台，古樸，空曠，台面上刻著無數細碎的紋路，像是一張攤開的星圖，只是星辰的位置是反的，是黑夜裏的星。

蘇硯說，這座台，在古圖上，叫做「歸夜臺」。

「諸位。」

棺魂舜站在石台中央，青衫被深淵裏的風吹得微微揚起。

他面前，站著一圈人。

墨姬倚著石柱，抱著雙臂，肩頭的黑蛟虛影懶懶地盤著；厲飛揚如鐵塔般立在一側，右臂的暗金紋路隱隱發亮；玄章捧著筆墨紙硯，一絲不

苟；蘇硯抱著一堆古籍，頭髮亂得像鳥窩；青燈提著那口星鐵鍋，不知為何，這種場合也要帶著。

再外一圈，是一百多張熟悉的、陌生的臉。

「在下今日，」棺魂舜開口，「想問大家一句話。」

「宮主請問。」玄章說。

「你們，」棺魂舜的目光，從左到右，一個一個掃過去，「想守什麼？」

石台上，風停了。

沒有人立刻回答。

墨姬是第一個開口的。

她從石柱上直起身子，走到台前，抬頭，看著頭頂那片無邊無際的黑暗，聲音冷冷淡淡，卻字字清晰：

「我想守，不再有人被賣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蛟族三百年前，被人當作貨物。」她說，「我偷星砂，是為了贖族人。現在族人回來了，可我知道，外頭還有很多人，在被賣。」

她的黑鱗，在皮膚下微微浮現。

「我想看見，」她一字一頓，「暗處的一切。」

棺魂舜靜靜地看著她。

「那麼，」他說，「影夜殿，如何？」

墨姬愣了一下。

「影夜……殿？」

「影，是看見暗處之物。夜，是我們的名字。」棺魂舜微笑，「在下想，這個殿，該由你來掌。」

墨姬的眼眶，慢慢紅了。

她抿了抿唇，沒有哭，只是把手按在胸口，單膝跪地，低聲說：

「墨姬，接令。」

厲飛揚是第二個。

他走到台前，站定，沉默了很久，才緩緩抬起頭，一字一頓：

「守。」

「守什麼？」

「人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站在，後面的，人。」他說，「前面，擋著。」

他說得很慢，很吃力，像是在把一輩子的話，濃縮進幾個字裏。

「我，曾經，被趕出，熾星騎。」厲飛揚低頭，看著自己的右臂，「因為，我，不守規矩，護了，七十三口人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，想要，一座，能讓我，護人的，地方。」

棺魂舜看著他，神色很溫柔。

「玄墨，如何？」

「玄、墨？」

「玄，是夜的顏色。墨，是紙上的字，是不會消失的記憶。」棺魂舜說，「玄墨殿，是這座宮的盾。」

厲飛揚抿著嘴，用力點頭，眼眶發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是用拳頭，重重捶了一下自己的左胸。

玄章是第三個。

這位清瘦的文士，捧著筆墨，走到台前，一絲不苟地行了一個禮，抬起頭，推了推眼鏡。

「玄某，想守規矩。」

「.....」

「玄某曾被構陷，被逐出星殞閣。」他說，聲音平穩，「那時玄某明白一件事：這世上，最可怕的，不是刀，是沒有規矩的刀。」

「.....」

「玄某，想讓規矩，比刀快。」

棺魂舜笑了。

「執典，如何？」

「執典？」

「執，是掌握。典，是規矩與傳承。」棺魂舜道，「執典殿，管這座宮的法度與人心。」

玄章的手，微微一顫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將手中的筆，雙手奉上：

「玄某，接令。」

蘇硯是最後一個。

他本來躲在人群後面，抱著書，縮頭縮腦，被青燈硬生生推了出去，踉蹌著站在台前，滿臉通紅。

「我、我.....」

「蘇硯。」

「在、在！」

「你想守什麼？」

蘇硯張了張嘴，半晌，忽然鼓起勇氣，大聲道：

「我想讓字不死！」

石台上，一靜。

「很多很多的字，」蘇硯結結巴巴，卻越說越急，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人把它們寫下來，後來，那些人死了，那些字，也沒有人讀了。」

他抱緊懷裏的書，眼睛亮得驚人。

「我不想讓它們死。」

棺魂舜看著他，目光深而溫潤。

「夜讀，如何？」

「夜讀？」

「夜裏讀書的人，」棺魂舜輕聲說，「最是寂寞，也最是不死。」

蘇硯愣愣地站著，半晌，忽然「哇」地一聲哭了出來。

「宮主！我、我……」

「怎麼哭了？」

「我、我從小，」蘇硯抹著眼淚，哭得毫無形象，「被人說，是書呆子，沒人要，我——」

墨姬面無表情地遞過一塊帕子：「擤。」

蘇硯擤了鼻涕，哭得更厲害了。

「四殿，」棺魂舜環顧眾人，「今日起，立。」

石台上，寂靜。

青燈提著鍋，怯生生地舉手：

「宮主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、我呢？」

棺魂舜轉過頭，看著這個三十九歲、個子比他還高的青年，眼神很柔。

「你，」他說，「守這盞燈。」

他伸手，從紙燈籠裏，取出了那盞長明燈。

燈芯細如髮絲，火光微弱，在黑暗裏，穩穩地亮著。

「這是在下的命。」棺魂舜將燈遞給他，語氣很輕，「交給你，在下放心。」

青燈雙手顫抖著接過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吧嗒吧嗒地掉了下來，砸在那口星鐵鍋上，叮叮噹噹。

「宮主……」

「好了，」棺魂舜笑，「別把鍋砸壞了。」

「宮名。」

人群散去之後，玄章留了下來，捧著一塊嶄新的木匾，神色嚴肅。

「宮主，匾已製好。請問，是否更改宮名？」

匾上沒有字，空白一片。

棺魂舜看著它，想了想。

「玄章先生，」他問，「你覺得，叫什麼好？」

「玄某以為，」玄章推推眼鏡，「新宮新氣象，可換一個更文雅的宮名。」

『夜華宮』『玄墨宮』『永夜宮』，皆可。」

棺魂舜沉吟片刻，搖了搖頭。

「不換。」

玄章：「……」

「還叫虛夜宮。」

「宮主，這個名字，」玄章委婉地說，「是破宮時代，您隨手題的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而且，」玄章補了一句，「牌子上還有一句，『閒人免進，賒賬免談』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宮主，」玄章深深吸了一口氣，「這……不太體面。」

棺魂舜微笑：「那便不寫那一行。」

「那、那——」

「但，」棺魂舜從懷中取出那塊褪了色的舊木牌，輕輕放在新匾旁，「這塊，掛在新匾的背面。」

玄章怔住了。

「虛夜宮，」棺魂舜輕聲說，「是從那裏開始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不能忘。」

玄章看著他，沉默了很久，終於低下頭，鄭重地行了一禮：

「玄某，明白了。」

當夜，新匾掛上宮門。

黑底金字，三個大字，是棺魂舜親手寫的，筆力溫潤，鋒芒內斂：

「虛夜宮」。

宮門下，全體宮眾，肅立無聲。

玄章捧著一卷嶄新的竹簡，站在石階上，用他那一貫的、一板一眼的聲音，朗聲宣讀：

「虛夜宮宮規，第一條。」

所有人屏息。

「入宮者，先吃飯。」

宮眾們愣了一下，隨後，爆出一陣哄堂大笑。

「第二條，」玄章面不改色，「不得欺凌弱小。」

「第三條，不得背棄同伴。」

「第四條——」他頓了頓，似乎在猶豫，最終還是翻開了新的一頁，「宮主，不得獨自赴險。」

人群中，墨姬抱著手臂，微微一笑。

厲飛揚鄭重點了點頭。

棺魂舜站在眾人之中，臉上的笑意僵了一下。

「玄章先生，」他溫聲道，「這一條，是否……」

「宮主有意見？」

「在下以為，」棺魂舜斟酌著，「或可商榷。」

「宮主想商榷哪裏？」

「比如，」棺魂舜微微一笑，「『不得』二字。」

「改為？」

「儘量不。」

人群中，爆出更大的笑聲。

玄章面無表情地合上竹簡：

「這一條，不改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宮主若是違反，」玄章推推眼鏡，一字一頓，「下官會把它，改成『宮主不得出宮』。」

棺魂舜：「……」

笑聲，震動了整座深淵。

深夜。

歸夜臺上，風很涼。

棺魂舜一個人站在石台中央，仰望著頭頂那片無邊的黑暗。

暗金色的河，從腳下無聲流過，匯入遠方。

「喂。」

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。

「路過？」

「巡邊。」

蒼瀾披著玄色斗篷，在他身側站定，銀髮被深淵的風吹起，與他的墨髮輕輕交纏。

兩人並肩望著同一片天。

「匾，」蒼瀾過了很久，才悶悶道，「我看見了。」

「是麼。」

「寫得不錯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「但，」蒼瀾頓了頓，眼梢掃了他一眼，「背面還有一塊，破的。」

棺魂舜微微一笑：「你連這個都看見了。」

「廢話，我是誰。」

「星殞閣少閣主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在想什麼？」棺魂舜輕聲問。

蒼瀾沉默了一會兒。

「我父親，」他緩緩道，「今天在盟會上，看了你很久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他很少那樣看人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他說，你的夜，很安靜。」蒼瀾轉過頭，星眸在黑暗裏，亮得驚人，

「他以前也說過同樣的話。」

「對誰？」

「對一個很久以前的人。」蒼瀾說，「我不知道是誰。」

棺魂舜沒有說話。

「他們都說，」蒼瀾低下頭，聲音忽然很輕，「八神一族，守著一些很古老的東西。我父親從來不肯告訴我，那是什麼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只知道，」他握緊了拳，「我總有一天，要弄清楚。」

棺魂舜側過頭，看著他緊繃的側臉。

「蒼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若有一日，」他輕聲說，「你需要人陪你去弄清楚——」

「你別說。」

「在下想說。」

「別說！」

「在下，」棺魂舜含笑，「會在。」

蒼瀾抿緊了嘴，耳尖通紅，過了很久，才從牙縫裏擠出一個字：

「……嗯。」

兩人並肩立在歸夜臺上。

暗金之河，無聲流淌。

遠處，宮門的匾，在夜色裏，泛著溫潤的光。

那一夜，虛夜宮，正式立宮。

四殿初立，宮規初成。

沒有人知道，這座在黑暗深淵裏長出來的宮，會在未來的七百年裏，走到多遠。

只有那盞長明燈，在青燈的掌心裏，靜靜亮著，見證了這一切。

第四章 蛟族歸宮

立宮後的第一個秋，夜幕深淵下了一場雨。

深淵本不該有雨。那是暗金之河蒸起的水氣，升到穹頂的黑暗裏，凝成細密冰涼的雨絲，落在飛簷與石橋上，沙沙地響，像無數條小蛇在瓦上爬行。

蛟族最愛這樣的天氣。

影夜殿後的一座偏島上，一百二十名蛟人盤在濕潤的石階上，或化半身，或現全相，黑鱗在暗金的微光裏泛著潤澤的色澤，一個個閉著眼，愜意得像泡進了溫泉。

墨姬坐在島心最高的石柱上，抱著雙膝，看著這一幕，看了很久。

三年前，這一百二十人還在西山的礦洞裏，脖頸上扣著靈鐵環，脊背上壓著星砂簍，連雨是什麼味道都忘了。

「殿主。」

一個老蛟人拄著拐杖，慢吞吞地爬上石階。他是當年第一個在礦洞前跪下去的人，鬚髮已白，鱗片斑駁，人們都喚他一聲「鱗伯」。

「鱗伯。」墨姬從柱上躍下，扶住他，「雨寒，怎麼不在屋裏？」

「老骨頭，」鱗伯笑得褶子都堆了起來，「就愛這口濕氣。」

他在石階上坐下，渾濁的眼睛望著遠處的燈火，忽然低聲說：

「殿主，有件事，老朽不知當講不當講。」

「說。」

「百獸山的青鱗脈，」鱗伯慢慢地道，「遞了帖子來。」

墨姬的神色，一下子冷了下去。

帖子是玄章收的。

這位執典殿主將它平平整整地鋪在歸夜臺的石台上，用鎮紙壓住四角，推了推眼鏡，一字一句念：

「『百獸山青鱗脈，聞同族流落貴宮，不勝感慨。族有族規，血脈相連，流離在外者，理當歸宗。三日後，老朽親至虛夜宮，接族人還山。青鱗，頓首。』」

念完，石台上一片靜默。

厲飛揚抱著臂，一字一頓：「接，還，山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早，幹嘛，去了？」

「厲殿主問得好。」玄章把帖子翻了個面，「玄某也想問。」

墨姬站在台邊，半邊臉隱在黑暗裏，什麼也沒說。她只是把手按在腰間，那裏掛著一枚小小的黑鱗，邊緣已磨得發亮。

棺魂舜坐在石台中央，手裏捧著那卷《夜天之書》，沒有翻，只是輕輕摩挲著書脊。

「墨姬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這是你的族事。」他抬起眼，「你怎麼想？」

墨姬沉默了很久。

「宮主，」她終於開口，聲音很平，「青鱗老祖，是渡劫巔峰，百獸山四脈長老之一，算起來，與我是遠親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蛟族三百年被賣為奴，」她一字一頓，「青鱗脈，一次，也沒有出過山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如今，我們在這裏吃飽了，穿暖了，有了屋頂，有了名字。」她抬起頭，黑色的豎瞳在昏暗裏亮得驚人，「他要來接。」

「你想拒絕。」

「我想問他，」墨姬冷冷地笑了一下，「那時候，他在哪。」

棺魂舜看著她，點了點頭。

「那便，」他溫聲說，「由你來問。」

第三日，雨停了。

天穹上，忽然壓下一片沉重的陰影。

不是雲，是一頭蛟。

青鱗老祖並未化人形，只將本相顯了半身，自深淵的穹頂盤旋而下。那是一條青色的巨蛟，鱗如寒玉，鬚似垂柳，身軀每一次擺動，空中便裂開一道細長的黑痕；暗金之河被他的威壓牽引，竟生生逆流而起，在半空掀起一道倒懸的水幕。

「虛夜宮主。」

聲音如雷，自雲端滾滾而來。

「老朽青鱗，今日來接族人。」

整座宮闕，鴉雀無聲。

石橋在威壓下發出細碎的呻吟，橋面上的暗金瓦片一片一片震落。遠處，宮眾們臉色發白，有人下意識地後退，有人扶住了身邊的柱子。

棺魂舜站在宮門前的石階上，青衫未動，手中仍捧著書。

他只是仰起頭，看著那條遮天的巨蛟，神色平靜，像在看一朵路過的雲。

「老祖遠來辛苦。」他溫聲道，「宮中備了茶。」

「老朽不是來喝茶的。」

「那便，」棺魂舜側了側身，讓出身後那個一襲黑衣的少女，「先請這位，與老祖說話。」

墨姬踏上石階，一步，一步，走到棺魂舜身前。

威壓如山，她的肩背微微彎了一下，隨即，生生挺直。

「晚輩墨姬，」她仰著頭，一字一頓，「見過老祖。」

青鱗老祖低下巨大的頭顱，淡金色的豎瞳，緩緩落在她身上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「黑鱗……」他喃喃，「已經，很多年，沒有見過黑鱗的蛟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這一身黑，是祖上之色，也是……」老祖的聲音忽然頓住，像是把後半句硬生生咽了回去，轉而低沉下來，「罷了。孩子，隨老朽回山。青鱗脈，會給你們一處棲身之所。」

「棲身之所？」

「百獸山靈氣充沛，有溪有谷，有族中長老庇護，不必再——」

「老祖。」

墨姬打斷了他。

整座宮門前，倒抽了一口涼氣。

「三百年前，」墨姬抬著頭，聲音不大，卻字字清晰，落在每一個蛟人的耳中，「我族被人當作貨物，一船一船地運出九域。」

「.....」

「那時候，老祖在哪？」

青鱗老祖的瞳孔，縮了一下。

「晚輩不敢責怪老祖。」墨姬的聲音很平，平得像一面結了冰的湖，「百獸山有百獸山的難處，青鱗脈有青鱗脈的苦衷，我明白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可是，」她的黑鱗，從脖頸一路浮到臉頰，在暗金的光裏泛著冷光，「三年前，我們在西山礦洞裏，被人踩著脊背挖星砂的時候，來救我們的，是這個人。」

她側過身，抬手，指向身後的棺魂舜。

「不是百獸山，不是青鱗脈，是一個窮書生，一座破宮，一口缺了角的鍋。」

「.....」

「他沒有問我們是什麼血脈，」墨姬說，「他只問，可還能站。」

她轉回身，重新望向那條遮天的巨蛟，眼眶發紅，卻沒有一滴淚。

「所以，老祖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們不走。」

天穹上的威壓，驟然一沉。

青鱗老祖的巨軀，猛地一擺，鱗片炸開，整座深淵的虛空，被撕開了一道猙獰的裂口，黑色的亂流自裂縫裏湧出，捲著碎石，直壓宮門！

「不知好歹！」

老祖的聲音，如雷霆炸裂：

「蛟族之事，豈容外人置喙！」

石橋一座接一座地斷裂，宮眾們被氣浪掀得東倒西歪，鱗伯被幾個蛟人死死護在中間，那一百二十人，沒有一個退後。

他們只是，一個接一個，把身子挺直了。

棺魂舜，輕輕合上了手中的書。

「老祖。」

他的聲音，很輕。

「在下，不是外人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座宮，」他抬起眼，看著那條盤踞穹頂的青蛟，眸色微微一沉，「是他們的家。」

他向前，走了半步。

只是半步。

「河，」棺魂舜低聲道，「靜。」

那一瞬間，彷彿天地間所有的聲響，都被人輕輕按住了。

倒懸的暗金水幕，無聲無息地落了回去；撕裂的虛空，像被一隻溫潤的手撫過，裂口一寸一寸，闔攏如初；漫天亂流，在觸及宮門前三丈之處，忽地溫順下來，化作一縷縷細細的暗金光塵，纏繞著那條巨蛟的鬚角，輕輕地，打了個轉。

沒有殺氣，沒有鋒芒。

只有一片，包容萬物的，安靜的夜。

青鱗老祖僵在半空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他活了數千年，見過風雷，見過劫火，卻從未見過這樣的力量：它不壓人，不傷人，卻讓人明白，你的威壓，在這片夜裏，什麼也不是。

「這……」老祖的聲音，第一次有了遲疑，「你……」

「在下只是個書生。」棺魂舜微微一笑，把書收回袖中，「老祖若願坐下喝茶，在下，歡迎。」

半個時辰後，歸夜臺上。

青鱗老祖已化作一名青袍老者，鬚髮如雪，端著一盞茶，在石桌前坐得筆直。

茶是青燈沏的，用的是星鐵鍋煮的水，不知為何，味道有點奇怪。

老祖喝了一口，神色複雜地放下了。

「這茶，」他說，「有羊味。」

「是。」棺魂舜點頭，「小星昨日來過，喝了一口。」

老祖：「……」

石桌另一頭，墨姬冷著臉，把茶盞往老祖面前推了推：「老祖，喝。」

老祖又喝了一口，表情更複雜了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長長地歎了一口氣。

「孩子。」

「晚輩在。」

「老朽今日來，」青鱗老祖低聲道，「並不是要逼你們。」

墨姬一怔。

「蛟族三百年，青鱗脈確有愧。」老人看著杯中濁黃的茶水，聲音很啞，「那時候，山主不肯出手，各脈長老各懷心思，老朽……老朽也只是，把頭縮在了殼裏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幾年，常常夢見族人被運走的船。」他苦笑，「聽說，有一個書生，救下了一百二十個，老朽輾轉反側，總要來看一看，那是什麼樣的人。」

他抬起頭，看著棺魂舜。

「現在，看見了。」

「老祖言重。」

「不重。」老人搖頭，「老朽只想問一句。」

「老祖請講。」

「這些孩子，在你這裏，可還安穩？」

棺魂舜沒有立刻回答。

他轉過頭，看向墨姬。

墨姬站在石桌邊，抿著唇，半晌，才悶悶地說：

「宮規第一條，入宮者，先吃飯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三年來，沒有一個人，餓過肚子。」

青鱗老祖怔了怔，慢慢地，笑了。

笑著笑著，眼角的皺紋，濕了。

「好，」他說，「好。」

那一日，蛟族的一百二十人，在影夜殿前，行了正式的入宮之禮。

沒有鐵環，沒有契書，沒有誰逼迫誰。

玄章捧著新製的花名冊，攤開在長案上，每一頁，都留出了一行空白。

鱗伯第一個走上去，顫巍巍地提起筆，一筆一畫，寫下自己的名字。

然後是第二個，第三個，第一百二十個。

最後一個提筆的，是墨姬。

她站在案前，握著筆，停了很久。

「怎麼了？」棺魂舜輕聲問。

「宮主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已經很久，」墨姬低聲說，「沒有寫過自己的名字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在礦洞裏，」她的指尖微微發顫，「我們只有編號。」

棺魂舜沒有說話。

他只是，輕輕地，替她按住了紙的一角。

墨姬深吸一口氣，落筆。

兩個字，寫得很穩，鋒利如刃，卻在最後一筆，輕輕地，頓了一下，像一滴墨，不小心洩開在紙上。

「墨姬，」她抬起頭，一字一頓，「蛟族，影夜殿主。」

她放下筆，單膝跪地，右手按住心口。

「從今日起，」她說，「我願以這身黑鱗，作虛夜宮的牆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牆不倒，宮不倒。」

棺魂舜看著她，目光溫潤而深。

「墨姬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牆是用來擋風的，」他輕聲說，「不是用來擋刀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要先活著。」

墨姬抬起頭，愣愣地看著他，半晌，眼眶終於紅透，她低下頭，用力地，點了一下。

「是。」

遠處，青鱗老祖背著手，站在石橋盡頭，沒有回頭，只是用袖子，飛快地抹了一下臉。

三日後，老祖離宮。

臨行前，他留下了一枚青玉符，說是百獸山青鱗脈的信物，往後虛夜宮若有蛟族之事，持此符，可直入青鱗谷。

墨姬接過來，沉默了一會兒，把它與腰間那枚舊黑鱗，繫在了一處。

「老祖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下回來，」墨姬別過臉，聲音硬邦邦的，「帶酒。」

老祖愣了一下，哈哈大笑，笑聲震得整座橋都在抖。

「好！老朽帶，百年的青鱗醉！」

笑聲遠去。

雨又下起來了。

墨姬站在宮門前，仰著頭，任細細的雨絲落在臉上。棺魂舜撐著一柄舊油紙傘，走到她身側，把傘往她那邊傾了傾。

「宮主，」她忽然說。

「嗯？」

「那句『河，靜』，」墨姬看著遠方，「是什麼？」

棺魂舜想了想。

「一句，」他認真地說，「書上看來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是真的。」

墨姬低低地「嗤」了一聲，嘴角卻彎了起來。

遠處，影夜殿的廊下，鱗伯正帶著一群蛟人，在雨中排著隊，每人手裏捧著一碗熱湯。

湯是青燈煮的。

不知為何，那口星鐵鍋煮出來的東西，總有一股，淡淡的羊味。

偏偏，一百二十個蛟人，誰也沒有嫌。

第五章 織網與夜行

影夜殿是夜幕深淵裏最暗的一座殿。

不是因為燈少，是墨姬自己不讓點。

殿建在最偏的一座浮島上，四面無窗，只留一道細縫似的門，門內是一條向下的石階，階底一間圓廳，廳中一張長案，案上一盞豆大的燈。

墨姬坐在案後，面前攤著一卷空白的絹，已經坐了三個晚上。

「殿主。」

一個年輕的蛟人立在階口，小心翼翼地稟報：「南城那邊，又沒有消息傳回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去查采星堂動向的兄弟，說丟了一個人，」蛟人低下頭，「等找到的時候，人已經被賣到別的礦上了。」

墨姬握筆的手，緊了一緊。

「知道了。退下。」

石階上腳步聲遠去，圓廳裏只剩下那一盞燈。

她把筆擱下，看著空白的絹，輕輕吐出一口氣。

「看見暗處的一切。」她低聲自嘲，「說得倒輕巧。」

蛟族擅潛水，擅伏擊，擅一擊斃命，卻不擅在人海裏藏身，更不擅織一張遍及九域的網。她手底下一百二十個蛟人，個個是好漢子，可要他們混進茶樓酒肆、販夫走卒之中去打聽閒話，人家一眼便認出那一身擋不住的黑鱗與殺氣。

這座殿，有了名字，卻沒有眼睛，也沒有手。

第七日傍晚，宮門前來了一位賣茶的婦人。

她挑著一副茶擔，擔子兩頭各吊著一隻銅壺，壺嘴嫋嫋地冒著白氣；人生得溫婉，眉眼含笑，髮間斜插一枝已有些褪色的絨花，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衫，站在深淵入口那道氣派的暗金石門前，像是走錯了地方。

守門的蛟人皺眉：「何人？」

「賣茶的。」婦人笑盈盈地行了一禮，「聽說貴宮宮規第一條，是『入宮者，先吃飯』。民婦趕了三千里路，餓了。」

守門人：「……」

這句話，到了墨姬耳朵裏，已經過了三道傳報。

她擰著眉走出影夜殿，遠遠看見那婦人坐在宮門前的石階上，端著一碗不知誰給的粥，吃得斯斯文文，抬眼瞧見她，笑了笑：

「這位，是墨姬殿主吧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雲九娘。」婦人放下碗，「賣茶，兼賣些閒話。」

墨姬的瞳孔縮了一下。

「雲九娘」三個字，她聽過。萬象城裏的茶坊、繡坊、藥鋪、渡口，一個叫「九娘」的人，有三千雙耳朵，三千張嘴，九域十七城，沒有什麼事能在三日之內瞞過她。

只是這個人，從不見面。

「你要什麼。」墨姬冷冷道。

「民婦想換個東家。」九娘的笑意不變，聲音卻低下去，「萬象商盟的消息行，要我把網整個賣給他們，不許再賣給旁人。民婦不肯，他們便斷了民婦三條線，殺了民婦手下兩個孩子。」

她說得很輕，像在說今日茶葉的行情。

「民婦的網，是一個一個人織起來的，賣茶的、洗衣的、趕車的、說書的，都是些苦命人，靠這點閒話，在城裏換口飯吃。」九娘看著墨姬，「他們要把這張網關進籠子，成了商盟的耳目。民婦不樂意。」

「你不樂意，與我何干。」

「聽說，」九娘笑意盈盈，「貴宮的殿主，想要一雙眼睛。」

墨姬沉默了。

「殿主不信？」九娘不慌不忙，「那民婦先送一份見面禮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殿主前日夜裏，在歸夜臺偷喝了一壇酒。」

墨姬面無表情。

「是青鱗老祖留下的百年青鱗醉，」九娘慢條斯理，「藏在蘇硯公子書房第三層，《九域山川志》的空殼裏。昨夜蘇公子翻書，翻出一個空壇，哭了半個時辰，至今不知道是誰喝的。」

墨姬：「……」

「他現在，」九娘溫柔地補了一句，「懷疑是羊。」

墨姬沉默了很久，終於，緩緩地、咬牙切齒地吐出四個字：

「請，進，宮。」

九娘入宮的第三日，影夜殿裏多了一面牆。

牆不是石頭砌的，是一張巨大的絹圖，掛滿了整面石壁。圖上畫著九域十七城，每座城裏點著一串細密的紅點，用細線連了，縱橫交織，像一張攤開的蛛網。

「這是織網司。」九娘手持一支細筆，在圖上點了一下，笑盈盈地說，「民婦手底下，如今還剩二千七百三十一人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他們不是宮裏的人，」她又補了一句，「也不領宮裏的俸，只領每月一碗熱飯、一件冬衣、一個遇事有人撐腰的承諾。」

墨姬看著那張網，半晌，問：「為什麼是你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商盟給你開價，」墨姬道，「該是不低。」

九娘低頭，用絹帕輕輕擦了擦筆尖，笑了笑。

「因為，」她說，「那天，宮主給了民婦一碗粥。」

「.....」

「他沒有問民婦有多少人、多少線、能賣多少價錢，」九娘輕聲道，「他只問，粥鹹不鹹。」

她抬起頭，眼角的細紋裏，藏著一點很淡的光。

「民婦在外頭討了三十年生活，」她說，「頭一回，有人問民婦，粥鹹不鹹。」

墨姬別過臉，咳了一聲。

「還有一件事，」九娘又道，「民婦有個條件。」

「說。」

「民婦的網，能賣情報，」她收了笑，語聲忽然變得很穩，「但不許用來，殺不該殺的人。」

墨姬看著她，慢慢點頭。

「影夜殿，」她說，「也有這條。」

網有了，缺的是手。

可「手」這件事，比「眼睛」更難。

墨姬把影夜殿的規矩寫了三遍，每一遍都劃掉一半：要一個刺客，不是要一個屠夫；要潛入，不是要偷盜；要一把刀，也要一個知道什麼時候該收刀的人。

她正愁著，那個人，自己來了。

——是在一個無月的深夜。

棺魂舜宿在宮主殿裏，案上點著燈，捧著一卷殘書在讀。窗外是無邊的黑暗，暗金之河在腳下無聲流過，青燈在偏殿裏已睡熟，遠處，只有長明燈一點火光。

他翻過一頁。

背後，多了一道呼吸。

極輕，極輕，輕到連燭火都不曾晃動。一柄漆黑的短刃，無聲無息地，抵在了他後頸三寸之外。

棺魂舜沒有回頭。

「來了。」他說。

短刃停住。

「在下的茶涼了，」棺魂舜翻過書頁，聲音平靜，「若是客，請先坐；若是來取命的，也請先坐，莫要站著，累。」

身後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「.....為何不躲。」

那聲音很啞，像許久沒有說過話。

「躲什麼？」棺魂舜終於擱下書，轉過身。

燈光下，站著一個黑衣的瘦削男子，面容普通，眼神卻像一口枯井，井裏沒有光。他手中的短刃，離棺魂舜的咽喉，不過一寸。

「你若要殺在下，」棺魂舜溫和地道，「剛才進門時，就殺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你在我身後站了半個時辰。」

男子的指節，繃了一繃。

「你在看，」棺魂舜輕聲說，「這間屋子裏，有沒有該殺的人。」

男子的瞳孔，輕輕一震。

「我.....」他喉頭滾動了一下，「有人出錢，買你的命。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三萬靈石。」

「不少。」棺魂舜點頭，「是誰？」

「采星堂，餘黨。」

「那便是了。」棺魂舜歎了口氣，「在下前些年，的確得罪過他們。」

男子沉默了很久。

「我來的路上，」他低聲道，「看見灶房裏，有個少年，抱著一口鍋睡著了。」

「青燈。」

「走廊裏，有個大漢，睡在房樑底下，」男子的聲音，很慢很慢，「一手還抓著一塊磚。」

「厲飛揚。」

「還有一個，」他頓了頓，「蛟族的姑娘，在影夜殿裏，點了一夜的燈，在等人。」

棺魂舜望著他，不說話。

「我殺過很多人，」男子終於放下了刀，慢慢地，坐在了案前的蒲團上，聲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語，「最後一個，是個孩子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僱主說，他是仇家的子嗣。」他說，「我沒有動手，我放走了他。所以，我被僱主的殺手，追殺了三年。」

他抬起頭，眼裏那口枯井，第一次，泛起了一點微弱的光。

「我只是想看看，」他說，「還有沒有一個地方，是可以，不用殺該活的人的。」

棺魂舜靜靜地聽完。

他起身，從爐上取了茶壺，倒了一盞熱茶，放在男子面前。

「你叫什麼？」

「.....寒鴉。」

「寒鴉。」棺魂舜輕聲道，「這裏有一個地方，叫夜行司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專殺，該殺之人。」

寒鴉看著那盞茶，指尖微微發顫，良久，端起來，一口喝盡。

「好燙。」他低聲說。

「是啊。」棺魂舜微笑，「剛燒的。」

翌日，墨姬在影夜殿的石階上，看見了那個新來的黑衣人。

他靠著牆，抱著刀，一動不動，像一根影子。

「這是寒鴉。」棺魂舜替她引見，「夜行司司主。」

墨姬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半晌，淡淡道：「你的功夫，比我的人高。」

「來了。」寒鴉說。

「……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，」他面無表情，「來了。」

墨姬疑惑地看著棺魂舜。

棺魂舜無奈：「他……習慣說這兩個字。」

「那他要走的時候呢？」

「已辦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個人，」墨姬嘆了口氣，揉了揉額角，「會把我逼瘋。」

站在一旁的雲九娘掩口輕笑：「殿主，民婦倒覺得，二位，很般配。」

「閉嘴。」墨姬說。

「已辦。」寒鴉說。

九娘笑得更歡了。

影夜殿成了形，剩下的，是一樁麻煩事：九幽鬼市。

萬象城的地下，那一座見不得光的城，一向是九域情報的暗市。影夜殿想在九域織網，無論如何，繞不開它。

「鬼老。」九娘用銀簪挑了挑燈芯，「面容不詳，行蹤不定，據說，有人見過他三種樣子：書生、乞丐、與抬轎的轎夫。」

「你見過？」

「民婦只知，」她笑道，「他今日，要親自來見宮主。」

墨姬一愣：「今日？」

話音未落，影夜殿的石階上，響起了一陣不緊不慢的腳步聲。

來的是一個抬轎的轎夫。

一身破爛的粗布短褂，肩上扛著一頂小轎，轎子裏沒有人，只有一盞燈。他走到圓廳中央，把轎子放下，朝墨姬拱了拱手，咧開一嘴黃牙：

「殿主，老朽的轎，在這兒歇歇腳。」

他便是鬼老。

墨姬握住了腰間的黑鱗。

「別緊張，」鬼老慢悠悠道，「老朽今日來，只為一件事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聽說，貴宮的影夜殿，要在九域織網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聽說，」鬼老又道，「雲九娘，如今在貴殿麾下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聽說，貴殿的墨姬殿主，前日夜裏，喝了蘇公子的酒。」

墨姬：「……」

「這件事，」鬼老嘿嘿笑起來，「老朽，是花了五十靈石，才從九娘的一個賣茶丫頭那兒買來的。」

墨姬轉頭，看向九娘。

九娘笑得無辜：「民婦，只是一個賣茶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鬼老笑夠了，那轎夫的臉，忽然像水波一樣，微微晃了晃。

再看時，已經變成了一個清瘦的書生，眉目含笑，聲音也變了，溫和而清朗：

「所以，殿主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們倆，」書生微微一笑，「都知道對方很多事。」

墨姬的黑鱗，在皮膚下慢慢浮起。

「你想說什麼？」

「老朽想說，」書生支著下巴，看著她，「這世上最麻煩的事，就是兩個都知道太多的人，打起來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知道殿主的底，殿主也知道老朽的路。」書生慢慢道，「真要鬥，兩敗俱傷；若是不鬥——」

他停了停，眼底，掠過一絲極深的光。

「不如，立一個默契。」

墨姬沒有說話。

石階上，燈火輕輕一搖。

「說。」她終於道。

「第一，」鬼老豎起一根手指，「鬼市不賣虛夜宮的消息。」

「第二，」第二根手指，「虛夜宮不探鬼市的底。」

「第三，」第三根，「若有人在鬼市裏，出錢買貴宮的命——」他笑了笑，「老朽，會讓他多等三天。」

「三天？」

「三天，」鬼老慢悠悠地說，「夠貴宮的人，知道此事了。」

墨姬看著他。

這人說話，句句藏著機鋒，可偏偏最後一句，是實打實的好意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問。

「因為，」鬼老又變回了那個抬轎的老頭，咧開一口黃牙，嘿嘿地笑，
「老朽喝過一碗，貴宮門前的粥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鹹淡剛好。」

墨姬閉上眼睛，吐出一口長氣。

這座宮，到底給了多少人，一碗粥？

「成交。」她睜開眼，伸出手。

鬼老扛起轎子，與她擊了一掌，慢悠悠地走遠了。

「對了，」他走到石階口，忽然回頭，一本正經，「還有一樁小事，老朽
今日走這一趟，特地帶來，不收錢。」

「說。」

「貴宮宮主，」鬼老壓低聲音，「近一年內，星殞閣的那位少閣主，夜裏
『路過』深淵，一共，十七次。」

墨姬：「……」

「老朽數過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別告訴宮主，」鬼老眨眨眼，「他會害羞。」

轎夫的身影，沉入了黑暗裏。

夜深。

影夜殿的圓廳裏，燈亮了。

不是一盞，是三盞。

墨姬、九娘、寒鴉，各坐一方。長案上，攤開了那張完整的絹圖，圖上，九域十七城，紅點如星，連成一片。

「殿主。」九娘輕聲道。

「嗯。」

「這張網，」她看著圖，眼睛裏有一點很柔和的光，「民婦織了三十年，如今，總算有個地方，可以掛了。」

「來了。」寒鴉說。

「.....我沒問你。」

「已辦。」

「.....」

墨姬按著額頭，過了很久，忽然低低笑出了聲。

笑聲在石廳裏，輕輕迴響。

燈火搖晃，映著一牆星羅棋布的紅點。

從這一夜起，九域之內，暗處的每一個角落，都多了一雙，看著人間的
眼睛。

而這雙眼睛的名字，叫影夜殿。

它守的，是那句話。

不再有人被賣。